

Shanghai Times, Why did I choose Shanghai? Text/ ZHI Ye, A04-A05, Jan 21st, 2014

A04 调查科 INVESTIGATE

记者采访了多位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外国艺术家，他们有些会说流利的中文，有些尽管待了几年还是只会说简单的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，有些是策展人，有些是在自己国家已经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，有些长期在不同的国家从事艺术工作。他们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来到上海，对于这个城市的艺术氛围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。

欧美艺术家
东游记

欧美艺术家在上海之群像 我为什么选择了上海？

文：记者 职烨 / 图：被采访对象提供



海蒂



马布里埃尔在静安自己的公寓中



马布里埃尔在静安自己的公寓中



马布里埃尔的作品 (ROXY-030)

因为想学中文，所以留下来

马伊容 (Marion BERTAGNA)
法国人/策展人/1991年第一次到中国；1998年-2002年在北京工作；2010年1月开始在上海工作生活

如果将马伊容的容貌遮住只听她说话，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北京人。她14岁时就开始在法国学习中文。当时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，中国对她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，从没有见过中国人。很少的同学选了这门课，她们都觉得很新奇。

1991年，高二的马伊容作为交换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，她待了3个星期，去了西安、洛阳和北京。这一次的交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喜欢这里完全不同的文化，也喜欢说中文。她先在武汉大学和人民大学拿到了研究生的学位，毕业后，她刚好了整整10年的中文。

2000年，她找到当时在北京“四合院”画廊的工作。那时候，全北京只有3家国际化的画廊，少有外国艺术家。

之后的经历，让马伊容更深入地介入了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。2002年，她回到法国，作为7个策展人之一，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了一个有4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的大型展览。这个展览第一次在法国全面介绍中国的当代艺术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展览结束后，马伊容进入夏邦杰建筑事务所，参与了上海大剧院、世纪大道、改建思南公馆等上海的大项目。2010年1月份，她进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合作处，直接参与了世博会，帮助促成了许多中法文化交流项目。

留在上海是因为觉得这里的每个人都精力充沛，充满了干劲。虽然很忙，但在文化方面的一些项目推进得非常快，每个人都想要做事情。在上海长期生活的这四年，她眼见许多新的美术馆、博物馆建立起来，甚至出现了很多大的艺术区域和空间，比4年前刚来的时候更热闹了。

但马伊容说，像她这样长时间呆在中国的外国人并不多，大多数人停留的时间在2至3年，之后就会离开。

想到什么，就马上可以做出来

海蒂·美欧特 (Heidi Voet)
比利时人/艺术家

海蒂的新书《之一》(One In Many) 下周四(1月23日)将在外滩美术馆举行研讨会，海蒂的不少中国朋友都会

出席。西丽的名字很可以概括她来中国后感受到的最大差异。

海蒂是比利时人，她说相对于上海，自己的国家更像一个小镇，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单一，而中国则庞大得多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文化也非常多元，每一种之间又都有巨大的差异，简直就像无数个不同的比利时组合在一起。人在巨大的群体中“之一”的这种感受，带给她惊喜，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经历。

2006年，海蒂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在北京的Borderline视觉艺术节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，她觉得很新奇。而之后再有机会邀请来上海工作时，她毫不犹豫答应了。

事实上，海蒂已经在上海参与了好些群展，也在上海的知名画廊做过个展。她的大型装置作品《6害怕7吗/因为7吃了9/我讨厌去我所找到的》(Is six afraid of seven? / cause seven, eight, nine/I'm about to lose the pieces I find)，由成百上千的塑料手表铺成的地毯，现在被放在上海市中心某著名商场中，就在商场和地铁衔接的走廊中，每天被数万人从脚下踩过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海蒂说，在欧洲，艺术很独立，人们习惯去博物馆、美术馆观看艺术，艺术被摆放在洁净的白盒子里，显得高高在上。而在上海，一切都不同了。欧洲人从未想过，要在商场里办艺术展览。但在这里，艺术展览被放在大商场的二楼，让逛商场的人随时可以看到。这种近距离参与感，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感到非常奇妙的。就在上海当代艺术馆(Moca)前不久刚结束的展览中，海蒂的装置作品《派对开始了》(The party has started)被放置在展厅中，她要求工作人员每隔一小时将一些碎报纸洒向空中。她曾经在其他国家做过这个展览，观众都只是远远地看着，如同他们看着她传统的艺术那样保持距离；而上海的观众则开始学着工作人员的样子往空中抛洒这些碎片。海蒂觉得这种意料之外的反应很有趣，她以前从未想过这样的参与角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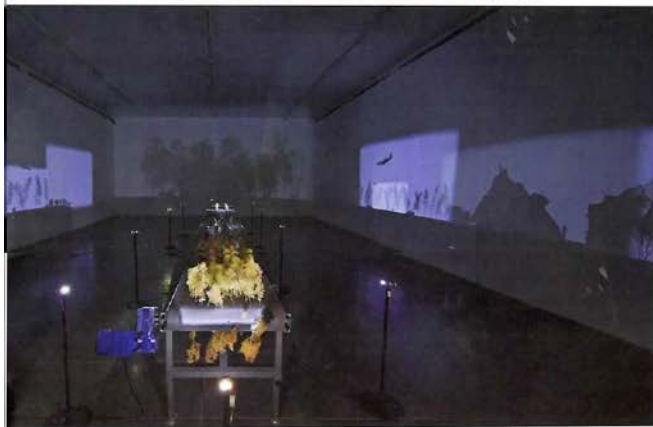
对她来说，喜欢上海的理由还有：在这里，各种想法都更容易被实现。在欧洲，人们不喜欢变化，任何决定都要经过漫长的商议才能推进，大多数时候是不了了之。而在这里，人们愿意尝试，这种新鲜感正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看中的。当然，中国的艺术市场现在还比较小，外国人的作品也更难找到买家。



马伊容



马修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8周年策划的群展《醉醒》海报



项目在哪里，人就在哪里

加布里埃尔·莱斯特 (Gabriel Latorre)
视觉艺术家/在上海3年

生于1972年的加布里埃尔是个多元手，他的艺术实践围绕音乐、电影、空间装置、表演艺术、雕塑、建筑等展开，参加过各大重要机构的双年展，在国际上很有影响。

加布里埃尔的中文名字“李思加”，是他的中国朋友、画廊老板Leo取的，在上海待了3年，却还只会说非常简单的中文。他的朋友基本上都在艺术圈，也大多可以跟他交流英文。他住在静安区，小区里外国人很多，基本是一个小社会。

问他为什么不学中文，他说许多人都通过学语言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，但是对他来说，在这里看到的一切，跟当地人的交流，包括身体语言，都已经带给他许多冲击，让他从各个层面接触到了不同东西。这3年，李思加选择在上海生活，但事实上他只是个国际人，因为不同的艺术项目在各个不同国家飞来飞去，在上海和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差不多。

就在去年，民生美术馆曾经展出过他的大型装置作品“如何表演”(how to act)，空置的舞台，被打上不同的灯光配上不同的音乐，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构建不一样的故事。加布里埃尔的艺术理念是，不明确表达任何一种单一



老外在上海

据说，上海是中国唯一设有专门的“外国人就业中心”的城市。之前有媒体报道，1996年上海市劳动局开始全面管理外国人的就业工作，由劳动部门总颁发给外国人的就业证，当时有5000人。

2003年、2006年、2008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外国人来沪就业的激增。目前生活在上海的外籍外国人约有10万多人。
· 日本人最多，美国人第二。
·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外国人的影响很大，许多人回国，也有许多人来沪。艺术家的情况应该跟整体的外国人移动率保持一致。
· 世博会带来一个外国人就业高潮。的确，我们采访中碰到的很多艺术家，都是

在世博会前后来到上海的。
· 目前在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朋友圈和工作圈高度重合。平时一起工作的朋友在下班之后也经常在一起聊天、聚会。

· 目前上海西区和很多外国人的聚居区。周末在安福路上走一走，坐在外面喝咖啡的几乎都是老外。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差不多的选择呢？许多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他们一般根据孩子或者工作地点来选择居住场所。法国领事馆的马伊奈说，青浦和过去的一些法国国际学校开的幼儿园、小学。从环境上说，上海西区的绿化好，适合散步，可以坐在外面喝咖啡，他们可以在这里像在自己国家一样生活。

或者确定的想法，而是提供一种与世界联系的途径。至于怎么联系，全由观众来决定。

这样的理念反映在他的生活中，足够解释他为什么以这种游离的方式待在上海。相对于之前的几位受访对象，加布里埃尔的状态更具有代表性。他们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座城市，却相对与本土文化保持着距离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，一些中国的朋友也大多是一些很能接受多元文化、有相似兴趣爱好、处于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中。他们随自己的工作项目而迁徙。对他们来说，在上海还是在纽约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而他们一般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会选择待上2至3年的时间，之后就会换一种文化体验。当然，最终他们会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自己的最终居所，也许是因为结婚也许是因为孩子，而最终这个城市被选择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待着最舒服最安定。

上海也许会是下一个香港

马修 Borysevicz Mathieu
美国人/艺术家、策展人、作家/1994年第一次来到上海，2007年搬来上海定居

马修也是待在上海时间比较长的外国人。最初来上海，是因为他着手写一本关于城市符号学的书，选取了杭州从2003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作为案例。因为距离上海很近，就搬来这里居住。

一开始他很不适应，因为上海是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，但艺术的圈子却特别小，大多数展览都非常商业。但因为之前他也在北京生活过，他觉得上海比较好的地方在于，没有那么多的圈子。艺术家基本上都闷在自己的工作室画画，很少拉帮结派，相对来说也更加国际化。

马修说，这两年上海的艺术圈在以一种飞跃的速度发展。有很多新开的美术馆，今年还会陆续出现一批新的美术馆，也有一些相对联合的艺术地带在酝酿。他觉得如同2004年他刚来上海一样，艺术市场在以一种令人振奋的速度扩张，策展人有许多事可以干，这与相对来说平稳的西方艺术市场不一样。

在中国，年轻的艺术家更容易获得成功。一旦他们获得了知名度，他们的作品价格会飞速飙升，而在美国或者欧洲，年轻人需要几倍的时间才能获得这样的利润。马修说，这对年轻的艺术家来说，也许不一定是好事，但凡事都有两面，这就意味着，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领域来，这个市场会非常活跃。这也是他目前留在上海工作的原因：“上海很有可能变成下一个香港，会有许多国际性的展览登台，艺术品市场也会越来越热。”